



中國思想叢阿

第二卷

一百零四號叢書之四

阿麗思中國遊記（第二卷）

沈從文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

阿麗思中國遊記

每冊實價 八·角

版權
所有

著 者 沈 從 文
發 行 者 新 月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第二卷的序

我在此，請抱了一種希望來欣賞我這小書的不相識者，讓我爲下邊一些說明：

文學應怎樣算對，怎樣就不對，文學的定則又是怎樣，這個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讀過什麼書與學問事業無緣的我，只知道想寫的就寫，全無所謂主義，也不是爲我感覺以外的某種靈機來幫難說話，這非自謙也不是自飾，希望有人相信。

1
我爲了把文學當成一種個人抒寫，不拘於主義，時代，與事物論理的東西，故在通常標準與規則外，寫成了幾本書。阿麗思中國遊記，則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證據。在第一卷陸續從「新月」

登載以後，書中一些像譏諷又彷彿實在的話，曾有人列舉出來，以爲我是存心與誰作難，又以爲背後有紅色或綠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說話儼然如某類人；——某類人，明白來說，則卽所謂革命文學家是也。在外國，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還有革命文學家，不拘這名號是自稱或同輩相稱，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國，把革命文學家而再加上無產字樣，則更其驚心動魄聳人聽聞。

近來似乎這類人并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魯人孔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在目下，則從文固曾常常患窮患病矣，又知在某種天氣下談某種文學之人，皆生意興隆，面圍圈具富家翁模樣，然鄙拙如自己，吶喊喝道非所長，終其生與窮病作緣，亦命而已。說話像小針小刺，不過酸氣一股，憤懣所至，悲憫隨之。疑心從文爲專與上流紳士作戰，便稱爲同志者，實錯誤。担心從文成

危險人物，而加以戒備者，也不必。

然而在這樣的聲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於活動的青年文學家，把我強迫安置在什麼復辟派與反動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與悲憤的擺布，成功後的歡喜外，初初不曾爲誰愛憎設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別的朋友爲多的，是；我不是適宜於經營何種投機取巧事業的人，也不能成爲某種主義下的信徒。我不能爲自己宣傳，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勢利。我自己選定了這樣事業寄托我的身心，可并無與人爭正統較嫡庶餘裕。文學在招牌下叫賣，只是聰明的販賣西洋大陸文學主張，於時行主義下註冊的文學家作的事。對帝國主義者與僞紳士有所攻擊，但這不是要好於無產階級而希望從此類言行上得人捧場叫好。對弱者被侮辱覺得可憐，然而自己也缺少氣力

與學問找到比用文字還落實的幫忙辦法，爲圖清靜起見，我願意別人莫把我下蠻列在什麼系什麼派，或什麼主義之下，我還不曾想到我真能爲某類人認爲「台柱」「權威」或「小卒」。我不會因爲別人不把我放在眼裏，就不再來作小說，更不會因爲幾個自命「革命文學家」的青年，把我稱爲「該死的」以後，就不來爲被虐待的人類奮鬥說話。總之我是我自己的我，一切的毀譽於我并無多大用處，凡存了妬心與其他切齒來隨意批評我的聰明人，他的聰明真是白用了。

我需要，是一種不求世所知的機會。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壇大將與一切市僧，你們在你們競爭叫賣推擠掀打中，你們便已經將你們的盛名建立了。能在這種情形下把我除外，我倒可以從你們的疏忽中，得到一種開釋的幸福，這不是誑話！

但是上面的話又近乎存心在諷刺誰了，這樣說來又近於寒顫。

所謂牢騷，把悲憤放在一淺薄事情上出氣，我真不應當再有，我且應學着用力來克制這東西的生長機會了。我應當告讀者的，是這書與第一卷稍稍不同，因為生活影響於心情，在我近來的病中，我把阿麗思又換了一種性格，却在一種論理顛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創作的力量了。這在我自己是像一種很可珍的發見。然而也就可以說是失敗，因為把一貫的精神失去了。

時當南北當局，同用戒嚴法，制止年青人對日本在山東暴行以及管領濟南的行爲加以反抗之日，凡表示悲憤者即可以說是共產黨，很容易得到殺頭機會。從報紙消息上，則知道中國各處地方，每日殺共產黨不少，想亦間有非共產黨在冤罔中順手承情叨光的。可感的是日本人給當局以這樣一好機會，一面既可以將有血氣的能夠妨害政治上情性加深的年青人殺掉一些，一面又可以作進一步之中日共存共榮表

示，嗚呼，我賭咒，說此後外交政策尙可以用於英國，鞏固兩國之邦交！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於北京城

阿麗思中國遊記

序	一—六
第一章 那隻鴨子媽媽見到她大發其脾氣	一—二一
第二章 她與她	二—三四
第三章 她自己把話談厭了安然睡在抽屜匣子裏	四—五—七三
第四章 生著氣的她卻聽了許多使心裏舒暢的話	七—五—九五
第五章 談預備	九—七—一一四
第六章 先安置這一個	一一—五—一三四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一三—五—一五七
第八章 水車的談話	一五—九—一八七
第九章 世界上頂多兒女的乾媽	一八—九—二一一
第十章 看賣奴隸時有了感想所以預備回去	二一—三—二三四

第一章

那隻鴨子姆姆見到她大發其脾氣

阿麗思小姐，不明白如何就到了上次遇見南京鴨子的河邊。她雖然担心當兔子紳士離喜先生醒來時，找尋不着她要着急，然而在河邊，望到那一河的清水，河水慢慢流，也是很有趣。

「那若是洗一個澡，才好玩！」她自言自語的在岸上說，其實這話就只是爲離喜先生設想。她且主張河水清是應該那麼清，但也應該暖和一點，因爲不太冷則洗澡人可以避免患傷風，因爲不拘大人小孩患傷風症都無聊。因爲姑媽曾告過阿麗思這個話而自己也經驗過。

「可是，我以爲究太涼了。」她用一個小指頭去試水的冷暖，水

就打個戰。「瞧，您自己也一爲人用手指攪着就打戰呀！」

「別是這樣說，您遠方小姐！」

她不提防河水也會說話。聽到河水說話她心咚的一跳。她試問，「剛才您駕說話嗎？」這問也不提防河水會答她。誰知河水就清朗朗告她「正是」河水的聲音清朗得同牠顏色一樣，阿麗思小姐以爲這是應該。

她說，「我稱呼您駕，應當是小姐還是先生？」

河水就起小浪，做微笑。

「那是人才要這樣稱呼」。河水仍然用清清朗朗的聲音說，「我是可以不必。您小姐高興，喊我做親愛的河水；不高興，喊我做河水，就得了。」

「那親愛的河水，你要熱點才成。我說你太冷了，不適宜洗澡。」

我剛才還思量讓我那位好同伴來洗一個澡呢。」

河水就說很抱歉，對不起，因為牠不是溫泉。阿麗思心想，是溫泉，當然就不必抱歉，所以認此時抱歉却也不是客氣。

他們既有了攀談機會，河水就問到阿麗思小姐的許多過去情形，她一一答應着。正因為有河水問及她才記得起，不然她也忘掉了。

「我想明白你到此的感想」，河水說。「因為每一個外國人到中國來都有一種感想。」

「可是我并不是每一個外國人。」

「可是據說到過中國的狗也總有中國的印象記。」

「那回頭我去問儼喜先生」，阿麗思小姐說是問儼喜先生，因為是她記起儼喜先生是一匹兔。不過狗並不與兔相同，故此她就又隨即補充說，「我想儼喜先生也總不會有吧。」

「但是你不是離喜先生呀！」

「但是您也并不是我呀！」

河水記起「話不投機半句多」的中國格言，又笑笑，就不理阿麗思小姐，流去了。

阿麗思小姐，望到那流去的水，心中只發怔。她就從不見到過河水有這樣快的脚步。她以為或者是河水生了氣才跑得如此快。又以為是因為赴什麼約會才不能在此久耽擱一會。望到河水的去處，直望到那河水摔到一個石頭上，打得全身粉碎，她才舒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說，「慢走一點不就好了麼？」

她過了一會兒，又用手試那新來的河水，以為總會比先前的熱一點了。誰知還是冷。她在心中又起了疑問，以為幹嗎不稍稍溫暖一點，但記到適間的無結果談話，就不再作聲了。

河水湯湯的流，流到下頭則顧自把身同大石頭相磕，把身子打得粉碎，全不悔。阿麗思小姐在看慣以後，知道這是水在某一地方時的獸處，明白不是生她的氣，就不再注意了。

她站在那岸邊，各處看。想再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同她談談話。則好玩一點。她在無事可作時節，想談話，也如同到肚子餓時想吃飯一樣，然而她對這談話的飢餓，不很能明白，又無從把這不明白的疑問向誰討論，就在這岸邊自言自語起來。

她說，「我問你，是餓麼？」

第二個她就說，「正是的。」

她又轉到第一個她，溫和到像作姑媽的聲音，安慰道：「一個寂寞的她，說道：『我的朋友，你稍微歇在此一會兒，就會有來同你談話的了。』」

「是呵，可是」她又作第二個她，很憂愁的說，「在別一個沒有來以前，你多同我談一陣，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辦得到的事，不過我想到羅喜先生，他會很念着我呢。」

「但是我雖想到他；我可很願意暫時離他一會兒，找一個相熟的談談天。」

「這里大致總有相熟的會來。你看這水，不是每天都總有鴨子鵝一類鳥來麼？」

「提起鴨子，我就想起那個小鴨子來了。她說願意作我的丫頭，那多可笑！我問過羅喜先生，說丫頭是女奴隸，你想我若是用一匹小鴨子作奴隸，要她每天早上幫我梳頭，又幫我裝烟倒茶，那才是一件可笑的事！」

「我又想到那個姑媽起來了，瞧那姆姆多肥胖，我爲她肥胖真着急。」

「那很瘦的也應着急了。我就記得到小鴨子對鸞鸞的健康擔憂。」

「不過那是小鴨子的事。」

「不過爲甚麼又是小鴨子的事？」

另一個她問到這一個她「爲甚麼」，這一個她就不免小小生了一點氣，不再接下去了。可是她却願意另外再起一個頭，就因爲還不見另一個可以談話的來，非自己談話不可。

先爲那一個她說，「好，我們再討論一點別的吧。」

另一個她自然就占成了。她就提出今天的玩的方法來。

她說，「玩，怎麼玩？」

「那我以爲看戲去。」